

# 新疆优势产业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 现状调查及问题研究\*

高倩, 王芳

(新疆大学 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7)

**摘 要:** 我区没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地方立法, 因此存在缺乏统一管理、激励制度缺乏、重审定而轻品种权保护、行政执法能力较弱、种业市场主体规模小、DUS测试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应当实行统一管理, 在地方立法中规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激励制度, 改变科研创新评价体系, 规范行政执法, 优化市场主体, 完善DUS测试体系, 提高品种权信息服务。

**关键词:** 新疆优势产业; 植物新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13)02-0056-06

## 一、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 1. 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与品种审定概况

我区于2002年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农业厅科技教育处), 负责农业系统品种权归口管理、工作指导和统筹协调。区内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及种子企业, 都配有专人负责本单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

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发布的公告, 1999年至2012年, 新疆共申请植物新品种111件, 授权40件。近五年新疆植物新品种的申请量, 2008年14件, 2009年4件, 2010年12件, 2011年17件, 2012年3件。在全国的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数量上, 新疆一直处于中下位置<sup>[1]</sup>。

表1所示, 在植物新品种的申请者和品种权人中, 科研单位占的比例最大, 个人占的比例非常小, 而企业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大。可见我区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仍是由科研单位主导, 但是企业越来越注重植物新品种保护, 正逐渐成为品种权人的主力。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部门也逐渐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依法保护农业植物新品种。但是, 大多数的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品种权行政执法较弱, 执法人员缺位, 业务素质差。

对比表2中的品种审定与品种权申请、授权的数据, 我区每年品种审定的量要远远大于品种权申

请和品种权授权量。在调研过程中, 某开发管理中心的管理人员告知, 他认为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 会影响品种的推广, 因此, 进行品种的审定就足够了。实际上通过品种审定后, 再进行品种权的保护, 并不会影响到品种的推广, 反而可以使经济效益得到更好的维护。要改变审定后不及时申请品种权的情况, 这不仅需要调整品种审定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关系, 还需要让人们充分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从观念上了解和接受它。

表 1 新疆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量分布(单位: 件)

	申请量			授权量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科研单位	10	6	0	4	3	2
企业	2	10	3	2	2	4
个人	0	1	0	2	0	0
总计	12	17	3	8	5	6

数据来源: 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http://www.cnppvp.cn/>)品种权申请、授权公告整理获得。

### 2. 新疆优势产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为了弄清我区优势产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情况, 课题组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调研, 收回90份有效的调查问卷, 调研对象均有棉花或林果的种植经历, 其中61份为农户和个人的, 29份为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如图1所示, 在调研对象中,

\* 收稿日期: 2013-02-14

基金项目: 新疆大学世川良一优秀研究生资助项目“新疆优势产业的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XJU-SYLLF11027)。

作者简介: 高倩(1986-),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新疆大学法学院2010级民商法研究生, 从事民商法研究。

31%的人从未听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28%的人只是听说过制度名称但不了解; 30%的人了解一些, 能理解制度的意义, 但不知道如何申请; 只有11%的人非常了解该制度, 知道申请新品种保护的相关规定和申请方式。而在61份农户和个人的问卷中, 仅仅只有3%的人非常了解该制度。如图2所示, 27%的人非常需要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53%的人选择了一般, 20%的人不需要。可见人们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意识不是很强, 农户和个人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甚至许多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表 2 新疆品种审定与品种权申请、授权量(单位: 件)

	品种审定	品种权申请	品种权授权
2010年	51	12	8
2011年	52	17	5
2012年	65	3	6
总计	168	32	19

数据来源: 根据新疆农业信息网(<http://www.xj-agri.gov.cn/>)品种审定公告整理获得。

在调研中, 对有植物新品种的申请和实施经历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问卷调查。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原因, 50%是为了技术保护, 44%是为了保护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6%是为了晋升或者评职称需要。实施方式上, 56%是通过转让实施来实施植物新品种权的, 只有19%是自己开发, 另有25%是许可他人实施。在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过程中, 44%的人认为法律保护力度不足, 44%的人认为品种许可、转让收入低且收取难度大, 12%觉得对侵权的举证困难。在取得品种权后, 有31%的人认为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63%的人认为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品种权, 但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 只有6%的人认为较好地保护了品种权, 并且收入也明显增加。从问卷数据上可以看出, 由于我区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主要集中在科研单位, 因此我区的植物新品种的实施主要是转让实施, 而且对于经济利益不是非常看重, 市场观念比较淡薄, 大多是为了技术保护申请品种权, 而不是为了取得收益。

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 也只有21%的人在品种通过审定后, 会选择继续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不继续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1) 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所需费用过高, 不愿意进行额外的投入。(2) 不了解或不知道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对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3) 对依法维权的信心不足, 认为维权难度大。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 执法不力, 维权

诉讼程序复杂、成本高, 耗时耗力, 导致人们对新品种的保护有顾虑。但更多地是人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理解远不如对品种审定的了解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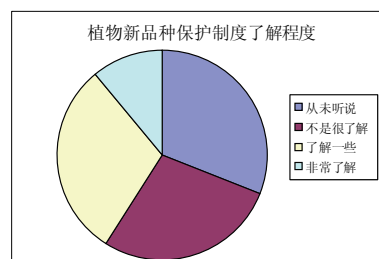


图 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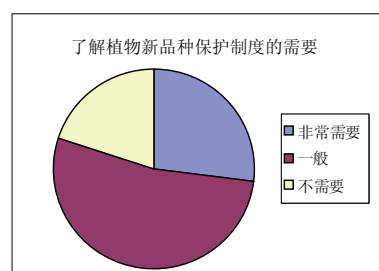


图 2 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需要调查

### 3. 新疆棉花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棉花是新疆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新疆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新疆棉花的总产量为318万吨, 同比增长9.7%, 我区棉花的播种面积为2 470万亩, 同比增长2.75%, 连续20年我区实现了棉花单产、总产、面积和调出量全国第一<sup>[2]</sup>。据新疆农业厅农情调查统计汇总分析, 2012年我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2 470万亩, 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66万亩, 增长2.75%, 其中地方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1 646.04万亩, 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43.91万亩, 增长2.74%; 新疆兵团的棉花种植面积为830万亩, 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26万亩, 增长3.2%<sup>[2]</sup>。为进一步促进我区棉花产业的发展, 从2012年起国家将加大对生产基地资金和优质棉基地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 预计将再投资14.13亿元来建设新疆“十二五”优质棉基地。

2005年农业部把棉花列入保护名录以来, 我区棉花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申请积极性非常高。根据表3, 近三年的棉花品种权的申请、授权量占总申请、授权量比例较大, 并且呈逐年上涨之势。尤其是企业近些年已逐步认识到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表4所示, 企业在棉花的品种权申请和授权量上大有增加, 占新疆棉花品种权申请、授权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棉花植物新品种开发和保护的價值, 不仅仅是技术和权利的保护, 更有背后的经济价值。

表 3 新疆棉花品种权申请、授权量(单位:件)

	棉花品种权申请量	占申请总数比例	棉花品种权授权量	占授权总数比例
2010年	10	83%	3	43%
2011年	12	71%	4	80%
2012年	3	100%	5	83%

数据来源: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http://www.cnvp.cn/>)品种权申请、授权公告整理获得。

表 4 新疆企业棉花品种权申请、授权量(单位:件)

	企业棉花品种权申请量	占棉花品种权申请总数比例	企业棉花品种权授权量	占棉花品种权授权总数比例
2010年	2	20%	2	67%
2011年	9	75%	2	50%
2012年	3	100%	4	80%

数据来源: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http://www.cnvp.cn/>)品种权申请、授权公告整理获得。

## 二、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自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以来,农业部和林业部先后出台了《实施细则》,为了很好地解决植物新品种的纠纷,农业部颁布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2001年2月6日)、《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2002年12月30日)等部门规章,并于2000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国务院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加大了对品种权侵权的处罚力度,较好地保障了育种者的权益,但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中仍有许多未尽之处。立法的完善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从地方立法入手,比如云南省就有《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保护条例》。我区没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地方立法,因此许多工作开展不顺,品种权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以下几个问题尤为突显。

### 1. 缺乏统一管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农业和林业分别授予和管理植物新品种权,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植物新品种本身具有生命特征,与植物新品种相关的生物材料在遗传信息上也存在关联性,这种农业和林业部门分别管理的植物种类没有科学依据,这种划分更多地是依据行政管理的需要。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角度来说,这种方式并不科学也不方便,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可能会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实际工作中来说,由两个机构来处理两项非常相关的审批程序,既对申请人造成一定的时间、精力、花费的浪费,也使审批机构之间重复

工作增多。

从品种审定和品种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二者都需要进行田间试验,如果一个品种既要申请品种审定又要申请品种权保护,需要向不同的部门提交申请,进行两次实验,因而耗费人力物力,申请者也费心费力。此外,品种的命名也缺乏统一的标准。二者通常按照各自的命名规则进行登记,没有一个系统的植物品种信息数据库,为品种侵权提供了可能,以致有的育种者将他人已经审定的品种更换名称后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有的将他人授权品种更换名称后申请品种审定。

### 2. 激励制度缺乏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没有相关激励制度的规定,使人们育种创新和品种权保护的积极性降低。现阶段,我区对植物新品种的育种创新的资金投入有限,没有设立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项基金,对于育种者的扶持和奖励的激励制度缺乏。通常,培育出具有相对稳定的遗传性状和生物学的相对一致性,并且符合生产需要的农作物新品种大约需要3至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花费一般在3至5万元,而一个林木的新品种最快也需要15至20年,花费在15至20万元之间。所以“每一个培育成功的植物新品种都凝聚着育种者的辛勤汗水和心血”<sup>[3]</sup>。植物新品种培育的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根本无力进行新品种的育种创新,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单位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 3. 重审定而轻品种权保护

由于品种保护的非强制性,育种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是否申请新品种保护。育种创新是为了推向市场,新品种应当具有市场推广价值,但是如果

缺乏品种权的保障,这种经济效益实际上无法得到维护,至少是无法实现最大化。在农业科研评价标准上,大多将品种审定作为评价标准,这导致了育种者重品种审定而轻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象,缺乏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使育种者对新品种享有的权利就不再具有排他性,进而会影响其经济收益。根据上文中近三年的品种审定和品种权的申请、授权量的对比,我们可知,2010年至2012年品种权的申请总量不过只占品种审定总量的19%,品种权的授权量就更少,只占品种审定总量的11%。

#### 4. 行政执法能力较弱

我区虽已逐步重视品种权行政执法的建设,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在执法水平方面,大多数的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品种权行政执法较弱,执法人员缺位,缺乏相关知识,业务素质差。农林业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般具有农林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但是相关法律专业知识相对缺乏,这导致了执法水平的参差不齐,不能够有效地处理品种权纠纷。另外,由于县级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只能查处假冒授权品种的行为,而其他的侵犯品种权的行为都由省级以上农林业行政部门主管,这造成行政执法权限基本上都集中在省级以上的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而大量的侵权行为是发生在基层,这会造成品种权人投诉不便、品种权执法不便。

#### 5. 种业市场主体规模小,创新实力不够

我区的种子企业和个体经销商都非常的多,但是大多数的企业规模较小,就算我区的种子企业的总资产加起来都不及孟山都跨国种子公司。据统计,目前全国持证种子经营企业8 700多家,种子零售商超过10万家,但国内仅有200多家注册资本在3 000万元以上的种子企业,而拥有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仅有95家,并且大部分的种子企业都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我国88%的品种都出自科研单位<sup>[4]</sup>。企业多、小、散、乱、弱导致了品种多而杂的局面,但在这些品种中真正起作用的并不多。企业之间都是无序竞争,难以形成合力。现阶段,科研单位是我区品种创新研发的主力,但若想要增强育种创新的实力,使品种权保护发挥真正的作用,就必须让企业成为品种创新研发的主力,扩大种业市场主体的规模,增强其创新能力。

#### 6. DUS测试体系尚不完善

目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没有对其做具体规定,我区也没有相关的地方立法。在我国的DUS测试任务是由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

及下设的14个分中心负责的,其中乌鲁木齐分中心挂靠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科院植物新品种测试基地,总面积60多亩,试验地40多亩,左右各4个试验区,每个试验区大致在5亩左右。品种需要进行测试的时间长,而实验基地面积有限,导致品种测试效率低。从业人员人事管理多为挂靠单位,并非独立的测试机构,不能排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技术力量差异等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测试中心专业测试人员少,信息化程度低,DUS测试指南、品种信息DNA测试技术方法和农业植物品种DNA指纹图谱鉴定技术标准的研制进程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 7. 品种权信息服务贫乏

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科研单位拥有育种创新的优势,而企业拥有品种经营的市场经验。根据前文的数据我们可知,我区大部分的科研院所都是通过转让和许可实施来实施品种权的,可见种子企业和科研院所都有合作的意愿。但是由于品种权信息的不完全对称,使得品种权流动转移不畅,新品种供需不能高效地对接,交易成本过高而实施利用效率却很低下,收益功能不能有效实现,这导致了闲置品种权的出现。

另外,我区的植物新品种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起步晚,且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不高,还没有形成植物新品种保护自律和维护的区域社会组织。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育种者选择通过委托代理机构进行品种权的申请,委托代理机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应加强对该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规范。

### 三、完善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建議

2013年1月国务院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行了修订,但仅调整了39条和40条的植物新品种侵权的罚款数额,上述问题仍没有涉及。希望国家能早日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规定。但目前,我区可以通过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地方立法,来加强我区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

#### 1. 实行统一管理

将现行的农业和林业分开授予和管理植物新品种权的方式统一到一个部门进行。在农业部下设建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各省和较大的市农业部门下设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统一管理植物新品种的审查、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品种权的维权。将既申请品种权保护又申请品种审定的新品种工作统一起来由一个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进行,

尤其是受理程序,测试程序。如日本将品种登记与品种保护放在一个机构来完成。也可选择同时对其进行田间试验,或者一份测试报告可以供两个程序使用,建立统一的植物品种数据库<sup>[5]</sup>,为品种进行统一的命名。这样做为育种申请者提供了方便,极大地缩短了两项申请的时间,降低了育种者所承担的风险,也为管理部门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

### 2. 在地方立法中规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激励机制

目前美国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2.6%投入到国家各种研发中,日本投入2.8%,而中国只有0.6%,分摊到农业领域更是少之又少。资金缺乏已成为育种业发展和新品种保护的制约瓶颈。因此,在鼓励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加大政府机制的作用,在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同时,在贷款政策上给予企业和私人一条通道<sup>[6]</sup>。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激励制度,但在地方立法中,可以明确规定在我区设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项基金,以此来提高育种者育种创新的积极性。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项基金以政府的资金投入为主,相关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投入为辅,并可吸收社会上的捐助。该基金对因经费问题而无法进行品种权保护的育种者给与资金支持,特别是要加强对我区优势产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扶持。保障农业科研单位育种创新的同时,为私人育种部门培育新品种提供科技储备和技术支撑,整合科研资源,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我区优势产业的育种创新能力。另外,可以制订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育种者积极投入育种创新,改变获取利益的渠道,从不断开发优良的植物新品种中获取收益,而不是从提高种子价格上获利。

### 3. 改变科研创新评价体系

育种创新的新品种是否具有市场推广价值十分重要,而品种权的保护是新品种推向市场的权益保障。要想让育种科研人员意识到这点,需要改变现有的科研创新评价体系,将植物新品种权的数量、质量和运用作为相关农业科研机构 and 科技计划项目评估的重要指标和条件。因此,在地方立法中,可以对科研评价体系加以规定。对于主要农作物品种,研发的新品种是否具有市场推广价值,可以先进行品种审定,审定通过后要及时进行植物新品种申请。对于不属于品种审定范围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在进行育种创新时,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

企业,应注重考察市场需求,研发具有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兼顾品种审定和品种权保护,将综合的评价标准运用到育种创新评价体系中去。

### 4. 规范行政执法

建立健全我区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行政执法体系,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查处侵犯和假冒品种权案件,从源头上切断品种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对执法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对执法人员的日常工作进行严格的考核,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素养的执法队伍。政府行政部门对种子市场的干预要适当,防止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不正当的限制,阻碍新品种的创新及成果的推广应用。合理下放行政执法权限,对未经授权繁育或销售授权品种和以授权品种的名称销售牟利的行为的行政执法权限下放到县级的农业行政部门。加大对侵权的打击力度,保证基层品种权纠纷得到适时、合理的解决。在执法中,要及时完成侵权取证工作,对阻挠、抗拒执法的侵权人要依法严厉制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对侵权者的震慑力。

### 5. 优化市场主体

种子公司除需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外,根据2011年农业部新修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杂交稻、杂交玉米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300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申请其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进出口种子企业注册资本300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以上;“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1亿元,固定资产500万元以上,并且这些企业有固定的育种人员、育种机构和工作经费,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通过审定的品种等<sup>①</sup>。我区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种子企业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的把关,对不符合条件的公司要依法及时取缔,保证种子公司的规模和实力。鼓励种子企业通过合并、兼并的方式扩大公司规模,让市场主体相对集中,保存其创新实力。另外,应促进科研单位和种子公司的合作,将双方的优势结合并使其发挥到最大,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共同研究,进一步开放种子市场,将科研优势与品种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 6. 完善DUS测试体系

在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家立法的同时,可以在地方立法中对DUS测试进行规定。加强我区

① 参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7条,第13条,第15条,第16条。

的DUS测试中心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设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独立的专业品种测试机构,扩大基地面积,增加实验区,采用先进的测试手段。加强专业技术力量的投入,扩充专业测试人员,并对其定期进行培训。加快构建已知品种数据库,通过利用数据库,审查员可以较容易地筛选出申请品种的近似品种,为DUS测试审查提供可靠的依据,提高测试效率。另外,国家应加快DUS测试指南的研制,借鉴UPOV及其他成员国已经使用的测试指南,加快研制真正适合我国新品种保护的DUS测试指南,对已经建立的指南要及时进行修订。DNA分子标记技术已在品种鉴定和处理品种权侵权纠纷中得到了应用,可将分子标记技术引入DUS测试指南并建立已知品种的DNA指纹图谱数据库<sup>[7]</sup>。

### 7. 提高品种权信息服务

首先,搭建品种权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专门的品种权综合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方便人们进行信息的检索和查询。提供包括育种研发的动态、品种权信息的披露、品种供需信息、品种权预警、品种权交易信息、品种权咨询服务、品种权价值评估体系、种子生产许可、品种审定的信息等多种信息。减少一个品种在多个地区以多个名称生产销售的情形发生,减少持有种子生产许可证而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现象的发生<sup>[8]</sup>。加快新品种相关信息的传播,理顺产权关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品种权实施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还能缩短品种权商品化、产业化的距离。

其次,加强品种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品种权代理人的队伍,发展代理中介组织。积极引导并采取措施,加强对品种权中介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品种权中介的服务质量,规范服务行为。对不同的育种人员和育种单位,提供

不同层面的服务。鼓励、支持品种权中介服务机构通过兼并、合并的方式做强、做大,使其成为我区种子企业、科研机构和育种人员的重要社会支撑力量。此外,应当鼓励各种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自发地组建植物新品种保护自律性区域社会组织,通过该组织建立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为开发研究提供高效便捷的咨询服务,建立市场公开竞争规则,协调品种权内部纠纷,促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服务水平和社会管理的不断提高<sup>[9]</sup>。

### 参考文献:

- [1] 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1999—2012年品种权申请情况汇总表[EB/OL].(2012-12-31)[2013-01-09].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网,<http://www.cnppv.cn/>.
- [2] 董少华,哈斯也提·居马.新疆棉花连续20年实现四向全国第一[EB/OL].(2012-11-29)[2013-01-29].天山网,[http://www.ts.cn/news/content/2012-11/29/content\\_7496281.htm](http://www.ts.cn/news/content/2012-11/29/content_7496281.htm).
- [3]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11.
- [4] 梁敏.种子液准入门槛大幅提高愈八成企业将淘汰[EB/OL].(2011-08-27)[2013-01-29].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8/27/c\\_1\\_2191\\_8899.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8/27/c_1_2191_8899.htm).
- [5] 高世凤,罗世武,王冰,夏远峰.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测试与审定试验并轨运行可行性分析[J].中国种业,2011(11):12.
- [6] 邱建民,刘春梅.新疆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及对策分析[J].新疆农业科技,2006(6):6.
- [7] 张肖娟,孙振元.植物新品种保护与DUS测试的发展现状[J].林业科学研究,2011(2):251.
- [8] 隋文香.判例与理论——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94.
- [9] 王立平.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04.

[责任编辑: 龚玉钦]

##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Strains in Xinjiang

GAO Jing, WANG Fang

(College of Law,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u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As there is no local legislation on protecting new plant strains in Xinjiang, problems are many: lack of a unified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system, emphasis on appraisal and underestimation of protecting the new strains, weak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small scale of planter body, and imperfection of DUS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ffectiv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new plant strains in Xinjiang. It analyzes major issues in the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strains in Xinjiang's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offers a workable solution.

**Key words:** Xinjia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New plant strain right,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strains